

李劫人著

广陵潮

中

广陵潮

中

李涵秋著

杜景华校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第三十九回 万树梅花新旧党 一江榆荚去来船

诸君知道中国最大休息日子，便是过年。在下也写不尽这过年乐趣，只知道我们中国人遇着甚么赏心乐意的事，开口便说个：“比过年还快活。”可见是可遇不可求的了。在下这部书，虽不把来叙述些琐事，然而在下说的这一年年景，却是风和日丽，芳草在那冻地上，已渐渐露着绿嘴儿。瓶里的红梅花，探着半边身子，把个头钻出窗外，就着日光，开得十分灿烂。

这一日黎明，那外面爆竹声煮粥也似地价响，比元旦那一天还厉害。东方一片黄云，捧着圆溜溜的红日儿，缓缓地升上来。云麟衣冠齐楚，堂上设着香案，放了五个酒杯儿，五个茶杯儿，一方五十三两猪肉，用盘子盛着，也把来放在桌上。香烛辉煌，恭恭敬敬磕了头，又替母亲秦氏贺节。秦氏笑道：“多谢你相公，今年名利双辉，财源辐辏。”云麟敬过了神，随意闲语笑道：“娘呀！我看世上敬财神的人也不少，怎么有钱的还是有钱，穷的还是穷，可想这财神也没有甚么公道。如我们家里，那一年不敬财神，谁知敬来敬去，今日桌上供的还是五十三两一块猪肉，并不曾敬出一块五十三两的元宝来。”秦氏笑道：“儿呀！这些话倒也不用乱说，发财这两个字，也没有凭据。成千成万也是发财，三

十五十也是发财，各人有各人福命。我们家里虽算不得富足，然而今日敬神还备得这一方猪肉，便就是神天庇佑。假如命里便连买猪肉这笔钱，财神老爷都不容你发，你又该如何？你不看见叫化子，比我们算苦了。然而也还算是财神老爷帮着他，尚有冷饭残羹，还苟延残喘，不然保不定，早已骨头打了鼓了。”此时黄大妈正捧了两碗糖圆子上来，递给他们母子。听秦氏说这话，也捺着嘴道：“太太的话，真是一点不错，穷有穷过，富有富过。就象我们庄子上那个陈百万，先前何等烈烈轰轰，不到二十年功夫，他如今孙子流落下来，转在我们乡里当地保。去年腊月初八，我送封糖糕给网狗老子去。网狗老子还笑着告诉我，说陈百万家的孙子，今年穷得要死，反到我们家里去借米，我还说莫不是陈百万家的财神老爷跑到我们家里来了。”网狗子在旁撇着嘴道：“谁说陈百万家的财神不曾跑到我们家里来，我在家里过年的时辰，的确亲眼看见那财神老爷红袍纱帽，站在我们门口。”网狗子说这话，秦氏同黄大妈都不曾留神，云麟转动了好奇的心，一把将网狗子扯在旁边。问：“适才的话，可确不确？”网狗子笑道：“确确确，等我解一泡溺来，再告诉你。”说着，撩起衣服，跑至前面院子里去撒尿，过了一会又跑进来，笑嘻嘻的抓了一大把梅红名片，说：“这些红纸，都塞在我家门缝子里的，相公你瞧瞧。”云麟接过来一看，也不过是些左邻右舍亲戚朋友的拜年帖儿，也便搁在一旁。忽见网狗子又在袖子里掏出一封信，望了望，便伸手去撕。云麟喝道：“你手里还拿的是甚么？”网狗子笑道：“我也是在门缝子里拾得来的，我爱这上面山水画得好玩。好相公！你赏了我罢！”云麟道：“胡说，知道是谁寄我的，等我看了再给你不迟。”网狗子不得已，便把那封信递过来，云麟忙将封头。

拆开，抽出一张红花笺，约莫有十来个字。云麟一面看，一面脸红起来，忙将那花笺扭成一团儿，望嘴里一阵嚼。秦氏笑道：“这信是谁寄你的？”云麟支吾道：“不过左右是同学几个朋友。”网狗子见云麟将信看完，毕竟将那信封要了去。云麟挨到午饭过后，向秦氏扯了一个谎，说：“出城去逛逛，恐怕夜间不能回家，请母亲不用老等。”秦氏道：“孩儿！这天气怪冷的，白白跑出城做甚么？”云麟涎着脸哀告道：“母亲！你看这梅红柳绿，春气溶溶的，有甚么冷？”秦氏拗他不过，说：“好好！你快去快回。”云麟得了这句话，拔步飞跑，一溜烟早奔出北城。

果然游人真是不少，三三五五，成群结队，象个有甚么举动光景，云麟也不暇旁顾，高一脚，低一脚，直望前走。猛然背后来了一丛人，都是时式衣帽，嘻天哈地，跌跌撞撞走得来。看见云麟高叫道：“小云你望那里去？敢是也到史公祠里去听演说。”云麟将那人一望，只见他戴一顶尖顶京式帽儿，短马褂，长呢袍子，腰间络络索索，还挂着许多表套荷包。嘴里衔一根纸烟，原来不是别人，就是同学的乔家运。他便含笑站下来问道：“我们许久不见了，你近来在甚么地方得意？目下想是回来过年的。史公祠里有甚么演说？我却不得而知。我出城是为的别事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大家都望前走。乔家运笑道：“原来你不能算听演说的。我是从去年便到了上海，如今在一家报馆里弄弄笔墨，也不能算是得意。不过尽我们国民一份子的义务，只是终年不得闲空，残岁二十五才回家走走，不久就要去了。因为我们报馆过了正月初五，便要出版。目下听见我们扬州居然有个青年志士，订于今日在这史公祠内演说，我们是一鼻孔出气的，所以不可不前去观观光。”云麟笑道：“原来你弄进报馆了，

你这报馆叫甚么名字？”乔家运道：“我那报馆，就是上海堂堂享着大名的《千锤报》。”云麟笑道：“这名字倒不曾听见过。好利害，一锤便是个死，何况千锤呢。”乔家运笑道：“不是这样讲，是说我们这报上的文字，俱是个千锤百炼，不是朱仙镇上用的那锤。”云麟笑道：“不管你一锤也罢，两锤也罢，我们几时得暇，再陪你吃茶闲谈，此时却不便同走了。”云麟说到此时，脚下便向斜刺里紧走几步，要想离开这班人。

乔家运是最狡猾不过，如何肯依，追上去将云麟的手一扯，尽管盯着眼睛向云麟脸上望。云麟被他望得脸上红起来，说：“望我做甚么？”乔家运笑道：“我望望你的眉毛，看曾破过瓜不曾？”说得那一班人同声一笑。云麟更是羞愧，说：“越变越惫赖了，怎么说起这些话。”乔家运笑道：“这城外不是甚么好地方，你向这里鬼鬼祟祟地做甚？今天对你不起，断乎要你陪我们一路走。有好演说不去听，你敢不是中国青年。好弟弟！象你这身子单弱弱的，淘碌坏了，敢是犯不着。”云麟被他这一阵冷讥热讽，几乎要钻入地缝里去。硬着头皮答道：“乔大哥！你要我陪你走走，也不妨，没的将这些话来污蔑人。”乔家运拍手笑道：“好好！只要你肯陪我走就是了，算我说的话多多唐突。阿呀！好一个黄花相公，不要点污了你的清白。”说着，已一窝风地向史公祠走入来。云麟咕噜着嘴，勉强随着他们。早见男女宾，多纷纷拥挤，旁边一座牡丹厅上，贴着一张红纸条儿，写着“来宾请进”四个小字。有几个秀才模样的人，在那里招呼。还有背地里悄悄向来宾索钱的，只是专拣着乡村妇女及肩挑负贩的罗唆，见了乔家运一班人，却装出文明样子谦让着进去。云麟见厅上整整齐齐地排着无数长凳，上面搭着一个高台儿，象是茶馆里讲评话的，

又象放焰口的经桌儿，来的人已是不少，究竟男客们居多。有些女眷，大半伸伸缩缩躲在玻璃窗子外面向内张望。等了好一会，只听见那几个秀才一顿乱嚷，说：“少爷来了！少爷来了！”又有一个人跑至厅上，将桌子上面一个铃铛子摇得价响。此时大家都将头掉转过去向外面看，早见一位少年，短发齐眉，浑身西装。右手持着一根拄杖，“滴搭滴搭”，脚上震得那皮鞋响个不住，仿佛眼眶里还含着一包清泪，直跨进门，将头向两旁微微一点，象个行礼模样，兀的便跳上台去。云麟一望，吃了一个大惊。不想这窄袖短襟皮鞋草帽的青年志士，便是他朝夕追随慷慨让妻的好友富玉鸾。见他这样举动，又不知他是何用意，觉着看去总有些叫人心酸。不禁站起来，要想大声呼唤他。猛被乔家运拦着说：“会场规则，是不许你乱叫人的，你敢是认得这少年，你随后再同他讲话不迟。此时不便做出这不规则的形状，被人家笑话。”云麟好生纳闷，只得重又坐下，心里想：“怪道这几日去访他，他都叫门口回绝，说少爷不肯见客，原来他早躲在家里弄这玄虚。此时又惊天动地的做甚么演说会，若是传到地方官耳朵里，怕不又别起风波。咳！这个人种种作为，都算是奇极了。看他神情，明是见了我，他转不同我打话，难道才变了一个洋人，就认不得我们中国朋友了。”云麟这个当儿，又可气，又可笑，又替他可怜。正在万绪千头，无从说起。

早听见富玉鸾轻轻提着那悲咽声音说道：“诸君呀！诸君。知道我们中国的大势吗！诸君看看我们这中国外面好象个如花如火，其实内里已经溃烂了……”说到此，云麟忽然听见人丛之中，隐隐的有手掌敲得响，只是东一声劈拍，西一声劈拍，总不甚起劲儿。云麟十分纳闷，想这又是做甚么呢？便轻轻问乔家运道：“这是那里响？”乔家运笑道：“这叫做拍

掌，譬如唱戏，台下喊好的意思。”云麟点点头，又听见台上接着说道：“北美西欧，谁也想来瓜分这中国，我们救死的计策，只有一着，便是出洋留学。留学又贵取法乎近，所以兄弟拼着舍弃了财产，自备资斧，向日本游历一番，准予明日动身。……”云麟听到此处，不知道这日本，又在那个地方？保不定千里万里，此时好象富玉鸾便去寻死一般，几无生还之望，不禁滚滚的流下泪来。

此时会场中已不似前时安静，早四面“叽叽喳喳”的议论。富玉鸾更不理睬，又提着喉咙说道：“诸君呀！兄弟此去临别赠言，没有别的嘱咐，第一要劝诸君中有明白事体的，从速将那无用八股，决意抛弃，专心在实业上用功。以我们中国同胞的聪明，也断不让于外人。只是二千余年以来，转被那咬文嚼字的腐儒弄坏了。象日本目下敬重圣人，又不是这样，只不过取孔圣人书中大意，可行的便照他去做。不可行的便把来放在一旁，何尝去寻章摘句，一味牵强附会呢！恐怕乘桴浮海那句话，转要应在今日了。……”富玉鸾说到这里，那眉棱眼角，早露着无限热诚的意思。云麟不觉为他也有些感动起来。那会场上拍掌的声音，也就比适才发达了许多。再瞧瞧乔家运的掌心，都隐隐现出一条一条红紫痕迹。云麟不由也便跟着拍了几下。拍掌未终，猛听那场里东南角上惊天动地起了一片哭泣之声。乔家运扯了一把，说：“何如？可知道中国人心不死，听了这演说，便都慷慨痛哭起来。我们倒要留神看是那一种人如此热诚！”于是乔家运同着云麟便都伸长了头，垫高了脚，仔细向人丛中望去。谁知不等他望他，那些痛哭的人早都站起来了。内中一个短髯如戟的人，挺胸凸肚，一手挥着眼泪，一手指着富玉鸾骂道：“我把你这少不更事的小生，上刀山，下油锅，用阎王老爷面前一架大

秤钩子，挑你的牙，滴你的血，入十八层阿鼻地狱，万世不得人身。你侮蔑圣经，妖言惑众，该当何罪？八股乃历代圣贤立言，我朝自开国以来，便以此得的天下。文官武将，大都从此中出身。有我辈，然后国可以兴。无我辈，然后国可以败。你是那一国的奸细，得了洋人几多贿赂，叫你来说这亡国的话。况且你说的话，漏洞正多，既说中国溃烂，为何又说外国要求瓜分，外国难不成转看上这溃烂的瓜？我们不为你这无知小子惜，我转替我们堂堂大圣人伤心。阿呀呀！讲到此，我肝肠已是痛碎的了。”说毕，重又捶胸顿足，放声痛哭起来。接着，同他一路来的朋友，也都是擘踊哀号，如丧考妣。直把一会场的人，吓得目瞪口呆。从中便有那些打太平拳头，夹杂在里面吆喝的吆喝，谈笑的谈笑，鸦飞雀乱，看看会场已是要散乱了。富玉鸾见此举动，直是意想不到的事，再要想同他们驳诘，知道这吵嚷之中，断听不出说话的声音，不觉恨了一恨，曳着他那一根拄杖，飞也似的跑出史公祠外去了。那几个在会场照料一切的秀才，又都赶着他满口大叫，说：“你不允我们的酬劳，我们也犯不着抛这有用的功夫来替你当差，你为何白跑掉了？你便跑到日本，看我们还会从蓬莱山顶上，将你拖得下来。”说着，也便向祠外跑去。乔家运毕竟眼快，一眼早瞧见骂玉鸾的那位老先生。望着云麟跌脚道：“不好不好！这老牛又在这里闹出笑话来了。我是不敢去惹他，我们还是走开罢！”说着拉着他一班朋友并云麟，从人丛中想挤出去。偏生才挤到厅口，云麟又被那人看见了。大声喝道：“云麟！你也在听这大逆无道的说话么？”云麟再躲不得，只得恭恭敬敬垂手喊了一声：“先生！”又向那几位也招呼了。

原来这骂富玉鸾的便是何其甫，其余便是严大成、古慕

孔一般人物。再望望乔家运，早已溜得无影无踪。云麟勉强答道：“学生不知道这里演说是讲的这些话，早知道如此，不该来了。学生心里此时却十分懊悔得很！”何其甫泪容满面，说：“不谈了，不谈了，国家将兴，必有祯祥。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似此种无知狂吠，地方官转不来禁止，这也怪极了。中流砥柱，非赖我辈老成，又将谁赖？我们回去，便趁这年下无事，转要杜渐防微起来，方不愧为圣门子弟。”严大成含泪说道：“杜渐防微，说来却还容易，只是怎么样杜法？怎么样防法呢？”何其甫道：“如今我们大家就把在先立的那个惜字社，加倍振作起来。先前每人一百文入会，今番却改成二百文。这以外一百文做甚么呢？第一件是搜罗古今闾墨，保全国粹。第二件印刷几百张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。是我们同道，都散给他一张，叫他们每日用一杯清水，诚诚敬敬供在家堂上。供一次，磕一次头。保佑他老人家有灵有圣，消灭邪说，八股昌明。第三件专供酒饭之资。”严大成、古墓孔一般人齐声赞“好”。这时候全场的人都将散净。云麟心里记挂着那件事，恨不得立刻辞了何其甫走得去。不料何其甫更比乔家运利害，仿佛押犯人一般，将云麟一路押进了城。

天寒日短，想再出城，已来不及。云麟这一晚，望云惆怅，对雪相思，也就教他消受的了。何其甫别了众人回转家中，美娘坐在房里没事，将一副牙骨牌儿，摊在桌上，左一搭，右一搭，起那牙牌神数。头一次拿了一副九开，第二次又拿了一副十二开。小媳妇站在旁边，一手托着腮颊，把那个屁股尖儿撅得高高的。笑对美娘道：“再拿一副上上，今年定然吃你的喜蛋。”美娘含笑道：“呸！我是不想。好好的干净床铺不睡，弄些累赘，尿里来，尿里去，好不齁齁死

了。”刚笑着，何其甫突然进门，向书案上一坐，又思起适才的苦楚，不觉重又放声大哭。吓得美娘与小媳妇都赶出房门，问他说：“你怎么了？财神日子，你也不图顺遂，还亏你是读圣贤书的人呢！”何其甫听见美娘紧提“圣贤”两个字，格外呜呜咽咽，哭得抬不起头来。美娘平时虽然知道他有些呆头呆脑，然而总不曾象今日这般举动，怕是遇了邪祟，转嚇得索索地抖。小媳妇见这神态，笑得跑到前面告诉汪老太去了。

却好美琴、玉琴，都在家里贺年，一齐拢进屏门，远远瞧着。美娘拖着他的手急道：“天呀！这不坑死人了？有话也该好好说，哭得这个样子做甚么？难不成是我得罪了你。”说着，也就滴下泪来。何其甫见美娘为他啼哭，毕竟保存国粹的诚心，不及爱恋艳妻的真念，忙拭了鼻涕，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并不是你得罪我。实情是我们这吃饭家伙，渐渐保不住了。去年听见外面谣言，就有停止科举的消息，不料如今居然有一种无知少年，也都随声附和起来。象今日那个少年，也不足十五六岁，若在当初，正是上书房读书的时候。一节五大元束脩，是最少不过。他忽地天空海阔，说上些一篇撩天大话。万一世界上的少年都象他来，不是要了我们当教书匠的性命。”美娘听到此处，不禁破涕笑起来说：“原来为的这没要紧的事，你也是太过虑了。等到那山砍那柴，不教书，难道便没有别的事干。”何其甫翻着白眼急道：“请问你，我除得教书干甚么？我若不教书，除是你便去为娼。”这一句，引得大家都笑了。何其甫方才不哭，说：“凡天下事，要是没有这个发端，倒也罢了。只要有点影响，他都会真个做出来。”

这一年朝廷里发下一道上谕，沉沉痛痛的将一个八股科

举，说得简直没有一毫价值，通飭天下士子，一概研心实学，造就真才，把科举限三年为止，一律改为考试“策论”，巧巧这一年下半年，便又逢乡试。何其甫听见“策论”两个字，先嚇矮了半截。连日聚集了无数秀才，研究这“策论”，是个甚么讲解，后来方醒悟过来，原来将八股头面略略一换，改成散文模样便是了，也没有甚么苦人所难的地方。便都高兴起来，却是另外化费了几块钱，买得几部《瀛寰志略》，

《时务通论》，便可以充得一个通达中外的大儒。一到乡试的时辰操演起来，居然做出来的策论，从头至尾，都还可以看得过去。大家聚在一处，会过几次文课，互相捧着卷子，啧啧叹赏。说：“真是皇上如天之福，即便就这考试一层而论，要我辈改个甚么样儿，便是个甚么样儿。他既可以拔取真才。我们也可以纡金拖紫。怕不是天上左辅右弼的星宿，特特降下凡尘来，扶助圣明天子的呢！”于是大家依然兴高采烈，准备晋省赴试。别人不表，单表何其甫特特纠合了云麟，说：“我们师徒，最好是结伴同行，彼此有个照应。”云麟听见这句话，好生不快活。又不敢拿话头驳回他，只得勉强答应。你道他为甚缘故呢？原来云麟这半年以来，同妓女红珠，正是打得火热。红珠的父母，准备带着他们姊妹两个向南京秦淮河一带去赶考，碰碰机会。妙珠自她师傅灵修死后，已不在送子庵里走动，听见要往南京，倒也欢喜。

惟有红珠却恋着云麟，舍不得离他走开。后来知道云麟，也是要到南京去应试的，便私地里商议，雇一只船坐着同往。云麟一口应允，直乐得手舞足蹈，这一天已将船雇定。红珠的老子娘，携着红珠同妙珠都上了船。偏生云麟被何其甫绊着，怏怏地将行李挑在何其甫船上。云麟抽了一个空儿，先将此话向红珠说明，叫他们将船跟着自己的船走，不

要离开。路上还可以偷偷相见，却千万不要给我们这何先生知道，要紧要紧。红珠没法，只得放云麟走了。云麟走进何其甫船舱里，早看见里面已坐着三个人。一个是严大成，一个是龚学礼，一个是汪圣民，当初在惜字会里，都是见过的。云麟招呼了一声，遂将长衫子脱下，掠在船窗上。龚学礼赤着肩膊，一条草葛裤儿，臭汗湿透了半段。严大成体质甚胖，热得不耐烦，便连裤子都脱得干净，下面只围了一条大手巾。汪圣民略斯文些，一身白夏布褂裤，泥垢得看不出眼来，用一柄破芭蕉扇子，扇得桌上包的字纸儿，象蝴蝶飞舞。何其甫将一双袜子扯下，搁在肩膀上，用指头在脚缝里抠，抠了又闻，闻了又抠，满舱里臭气。云麟几乎要呕吐起来，只得将一个头送在窗子外面，吸吸河中水气，顺便看后面走的船。

是时正值午日当空，炎风拂面，果然见红珠的船赶着这船而来。红珠穿了一件粉红汗衫，香气馥郁，一阵一阵向云麟鼻孔中递进去，云麟好不爽快。却好前去是个顺风，云麟这只船甚大，扯起风篷，走得象快马一般。红珠船上的篙工，便伸过一只篙子搭着大船的艄尾，藉着风劲，直望沙漫洲一路驰去。云麟船上的人，见小船这样取巧，不禁勃然大怒，便泼口骂起来，不许小船借他风力。小船上的人也不相让，遂两边对骂。云麟此时忙赶出来，招呼船上的水手，说请看我的分上，让他们一让，到了南京，我多开发几个酒钱赏给你。船上的人见客官招呼，遂不再骂。何其甫同严大成早拖着鞋子，也赶出来，查问这事。本船上的水手，便一五一十将这话告诉他。何其甫先前见事情尚小，倒也阻拦船家不用争竞。猛然留神向小船上看去，见舱里坐的是女眷，不觉放下脸来。说：“原来这小船上，不是我们奉旨江南乡试

的考秀才，如何转容她傍着我们同走。云麟还替她讲人情，这也太不自爱了。一个读书君子，一举一动，都有神明监察，虽屋漏之中，旦明之地，一毫也不能苟且。你因为她们生得标致，你便存了邪心，私相庇护。你年纪轻，不知道科场里最重的是妇女名节。当初我有一个老师杨古愚先生，不是因为这件事死在场屋里的？前车之覆，后车之戒，你还不躲进舱来。”说着，硬命自己船上水手，将小船上篙子拔开了。

那小船一经离了大船，一转眼已不见它影子。云麟急得只管暗骂，赌气向舱里一坐。严大成笑道：“毕竟何老先生，中有主宰。这事做得很正派，你看那两个女子，妖模怪样，不象正经路数，何容玷污我辈。我辈生平自信的，不曾做过一件亏心的事，所以早早的便入黉门。雀顶蓝衫，小小的功名，大大的福分。若是稍不检束，哼哼！怕这天榜上不容易列着姓名呢！”龚学礼接着说道：“这话确是，不独女色是第一件要紧开头，务宜打破。比如每逢江南考试，是去赴考的，谁不偷偷地将淮北的私盐，成箱成笼望南京装载，以图多得点利息，补助考费。这种人，不但瞒漏关税，辜负了皇上天恩，论他品行，已是狗彘不食，其余……”又低低唱道：“狗彘不食其余了乎哉。……”正讲得快活，忽见船已泊着，不向前进，吆喝一声，早跳过几个如狼似虎扞子手，还有一个师爷模样的人，都来向他们船里查盐。七手八脚，扯板的扯板，開箱的開箱，闹得烟雾涨气。何其甫、严大成、龚学礼、汪圣民，都拚命拦着说：“我们是奉旨应试的，那里是私盐贩子，要你们搜检起来，这还了得？”那个师爷见他们说得嘴硬，倒也不敢动手。

谁知这个当儿，有一个扞子手，早打开一只箱子，里面便装的满满白盐，云麟认得正是龚学礼的。龚学礼见已露出

破绽，不禁羞得脸上通红，眼睁睁地望着他们，将盐一古拢儿拿得去了。此时一群杆子手，得了彩头，更不容分说，大家蜂拥似的都来查看。又从汪圣民严大成衣包里搜出了许多，只有云麟同何其甫行李里一毫没有。云麟暗想：“毕竟我们先生人是诚实，倒不曾象他们这般无赖。”再四面一望，却不知何其甫向那里去了。杆子手一直查检到后艄上，云麟看见何其甫将裤子扯下，精屁股坐在一个马桶上，见人走进，死也不肯站起身来。杆子手起了疑心，一定要等何其甫出过恭，查验马桶里可有盐没有。何其甫好生着急，“哼哼唧唧”的装做腹泻。杆子手等得不耐烦了，走过两人，将何其甫死命一扯，那里知道这马桶里一点尿屑也无，都变成雪白上好的食盐。大家哄然一笑，连马桶都提得走了。这才安静。何其甫等人走入舱里，面面相觑，一言不发，只管短吁长叹。云麟好生快活，忍不住吃吃地笑。龚学礼怒道：“小子何知。”云麟也不理他，转低唱道：“狗彘不食其余了乎哉。……”念了两句，念得龚学礼腮红耳赤。船一过了这座关卡，知道前面没有查验的了。毕竟他们还在水里拎起一洋铁桶的盐来，这是汪圣民的主意，用盛洋油的马铁桶，将油倾了，满满装着食盐，用锡汁封好了口，一头放在水里，一头系在船舵上，因此不曾被查验的人看出形迹。后来，便因为这盐分赃不平，何其甫还同他们绝了交情，此是后话不提。

过了黄天荡的江面，天色近晚，那一轮落日，鲜血也似的返射在水上，恍如万道金蛇。谁知红珠的船，因为他们在关卡上耽搁了一会，此时反行赶在他们大船前面。一帆风顺，燕子矶山色，已照入眼中，刚刚傍着一个小镇市。大家夜里行不得船，都聚拢来泊在岸边。何其甫这只船，早同红珠的船紧紧靠着。早见江面如飞的来了许多渔船，一二尺来

长的鳊鱼，赤尾雪鳞，鲜活得可爱。还有新起水的虾儿，带跳带纵。那些渔父口里嚷着：“卖鲜鱼呀！卖鲜鱼呀！……”红珠此时明知云麟的船在此，便伶伶俐俐的跳上船头，故意同卖鱼的讲价，争短论长，又命她老子捧了许多虾儿，放入舱里，她一片圆转莺喉，“咕咕咕咕”，叫得别的船上的人，都钻出舱来瞧看。

云麟也借着看人家买鱼，同红珠四只眼睛儿，在那里讲话。何其甫、严大成他们一千人，看着这鱼虾，不觉馋涎欲滴，大家商议，凑着公分儿，想买点虾子来用酒醉着，预备晚饭时小酌。云麟却便凑趣，自己掏出几百文买了两尾鱼，一荷叶活虾。真喜得个何其甫心花怒放，拍手打掌地喊起来。说：“有客无酒，有酒无肴，月白风清，如此良夜何？归而谋诸云生。云生曰：‘我有鱼虾，藏之久矣，以备先生不时之需。’”严大成笑道：“改得妙极，只须轻轻将‘妇’字，换个‘云麟’，便象当日这篇古文，是何其翁做出来的了。所以同是一部《大题文府》《小题文府》，也要看人套得取巧不取巧呢。”龚学礼同严大成丢了一个眼色，说：“大成兄，酒还未饮，你却先醉了。甚么叫做《大题文府》？《小题文府》？我们眼睛里儿曾看见过这种书的。我们的文章，谁也不是一字一字，打心眼儿里挖出来。不瞒诸位说，象兄弟做一篇文章，心血都要耗得两斗。无怪每次月课，承两淮运使都转大人，高高标出来，卷面上总批着八个大字，是：‘文有肉心，语无泛血呢’。莫要说文章没有凭据，这便看出各人的本领来了。”严大成知道他是因为云麟在此，所以故意掩饰。也便接口说道：“不错不错！狗养的才看《大题文府》。”龚学礼也接着骂道：“王八蛋才看《小题文府》。”云麟正在船舱里，忙着鱼虾，忽然听见他们在外面发誓，再一细听，

原来是为的《大题文府》。却好严大成适才睡在炕上，顺手在他自家箱子里拖出几本书来做枕头，云麟看得清楚，正是《大题文府》。不禁暗暗好笑，匆忙里拿了一本，恭恭敬敬送出舱外，递给严大成，说：“学生才在严先生炕上，拾到一本书，不知道是甚么？特来请教的。”严大成好生羞愧，装着不懂，便接过来悄悄向袖里一塞。东山缺处，推出银盆似的一个凉月，暑气已渐渐减了几分。何其甫好不爽快，叫船家将鱼虾拿在后艄上去烹调，又沾了些村酒来，点起红烛，大家围坐在舱里，浅斟低酌，好不有趣。彼此都有些醉意，正在恹恹迷离之际，猛听得隔壁小船上，“叮叮当当”弹起月琴来。欲知后事，且阅下文。